書名　鹽鐵論十二卷　嘉靖三十三年雲閒張氏猗蘭堂刊本
撰者　漢 桓寬 撰，明 張之象 注
卷　卷一
內容分類　子- 儒家- 議論經濟- 漢
索書號　子部- 儒家- 10
編號　C4445200

彩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C4445200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子部 儒家 10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鹽鐵論十二卷　嘉靖三十三年雲閒張氏猗蘭堂刊本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卷一

鹽鐵論卷之一

漢 汝南 桓寬 撰

明 雲閒 張之象 注

本議第一

惟始元六年。有詔書使丞相 去聲 御史。與所舉賢良文學語。問民間所疾苦。漢書食貨志曰。昭帝即位六年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。問以民所疾苦。教化之要。車千秋傳曰。武帝疾亡。皇子鉤弋夫人男。爲太子。拜大將軍霍光。車騎將軍金日磾。御史大夫桑弘羊。及丞相千秋。並受遺詔。輔道少主。武帝崩。昭帝初即位。未任聽政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

詔聖五十八　大論五十九
雜論六十

鹽鐵論目錄終

鹽鐵論卷之一

漢　汝南　桓寬　撰
明　雲間　張之象　註

本議第一

惟始元六年。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。與所舉賢良文學語。問民間所疾苦。漢書食貨志曰。昭帝即位六年。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。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。車千秋傳曰。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。男爲太子。拜大將軍霍光。車騎將軍金日磾。御史大夫桑弘羊。及丞相千秋。並受遺詔。輔道少主。武帝崩。昭帝初即位。未任聽政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

千秋居丞相位。謹厚有重德。始元六年。昭帝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。問以民所疾苦。於是鹽鐵之議起焉。

文學對曰。竊聞治人之道。坊（古防字）淫佚（音逸）之原。廣道德之端。抑末利而開仁義。毋（音無）示以利。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。今郡國有鹽鐵酒榷（音較）均輸。與民爭利。

食貨志曰。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。皆宜屬少府。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。願募民自給費。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浮食奇名。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。役利細民。其沮事之議。不可勝聽。敢私鑄鐵器煑鹽者。鈇左趾。沒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鐵者。置小鐵官。便屬在所縣。使孔僅東郭咸陽。乘傳舉行天下鹽鐵。作官府。陰故鹽鐵家富者為吏。武帝紀曰。天漢三年春二月。初榷酒酤。是時桑弘羊為大司農。蓋其所建也。應劭曰。縣官自酤榷賣酒。小民不得復酤也。韋昭曰。榷。謂禁民酤釀。獨官開置。如道路設木為榷。獨取利也。爾雅謂之石杠。今之略彴是也。禁閉其事。摠利入官。而下無由以得。有若渡水之榷。因立名焉。史記平準書曰。元封元年。桑弘羊為治粟都尉。領大農。代孔僅筦天下鹽鐵。弘羊以諸官各自市。相與爭物。故騰躍。而天下賦輸。或不償其僦費。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。分部主郡國。各往往縣置均輸。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。而相灌輸。置平準于京師。都受天下委輸。名工官治車諸器。皆仰給大農。大農之諸官。盡籠天下之貨物。貴即賣之。賤則買之。如此。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。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。故抑天下物。名曰平準。天子以為

然。許之。於是天子北至朔方。東到太山。巡海上。並北邊以歸。所過賞賜。用帛百餘萬匹。錢金以巨萬計。皆取足大農。散敦厚之樸。成貪鄙之化。是以百姓就本者寡。趨末者衆。夫（音扶）文繁則質衰。末盛則本虧。末修則民淫。本修則民愨（音郤。善也。誠也。）民愨則財用足。民侈則饑寒生。願罷鹽鐵酒榷（音較）均輸。所以進本退末。廣利農業。便也。

大夫曰。匈奴背叛不臣。數（音朔。頻也。）為暴於邊鄙。匈奴傳曰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。曰淳維。樂彥括地譜云。夏桀無道。湯放之鳴條。三年而死。其子獯鬻。妻桀之衆妾。避居北野。隨畜移徙。中國謂之匈奴。晉灼云。殷時曰獯鬻。周曰玁狁。秦曰匈奴。匈奴傳又曰。元朔二年夏。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。及略千餘人。其秋匈奴又入鴈門。殺略千餘人。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。殺略數十人。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。數為寇盜邊。及入河南。侵擾朔方。殺略吏民甚衆。備之則勞中國之士。不備則侵盜不止。先帝哀邊人之久患。苦為虜所係獲也。故修障（音瘴）塞（音賽）飭烽燧。屯戍（音絮）以備之。先帝。漢武帝也。漢大行王恢曰。今匈奴縱意日久矣。侵盜無已。係虜人民。戍卒死傷。中國道路。檻車相望。此仁人之所哀也。障。保障也。謂塞上要險處。築城以為蔽障也。塞。邊塞也。烽。候表也。燧。塞上亭守烽火者。文穎曰。邊

方避冦作高土櫓。櫓上作桔皐。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。常低之，有冦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。又多積薪，冦至則即燃之望其煙曰燧。顏師古曰：晝則燔燧，夜則舉烽。戍，守邊也。從人持戈爲意。邊用度不足，故興鹽鐵，設酒榷，音較。置均輸，蕃貨長音掌財，以佐助邊費。今議者欲罷之，內空府庫之藏，外乏執備之用，使備塞音賽乘城之士，乘城謂登城而守之也。饑寒於邊，將何以澹古贍字之？罷之不便也。

文學曰：孔子曰：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故天子不言多少，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喪，去聲。畜仁義以風之，廣德行去聲以懷之。韓嬰曰：天子不言多少，諸侯不言利害，大夫不言得喪，士不言通財貨，不賈於道。故駟馬之家不侍鷄豚之息，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，千乘之君不通貨財，冢卿不修幣，大夫不爲場圃，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。是以貧窮有所歡，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。詩曰：彼有遺秉，此有滯穗，伊寡婦之利。是以近者親附而遠者說音悅服。故善克者不戰，善戰者不師，善師者不陳。古陣字。穀梁傳曰：善爲國者不師，善師者不陳，善陳者不戰，善戰者不死，善死者不亡。班固曰：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，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，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，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。故

曰善師者不陳。善陳者不戰。善戰者不敗。善敗者不亡。若夫舜修百僚。咎繇作士命。以蠻夷猾夏。寇賊姦軌。而刑無所用。所謂善師不陳者也。湯武征伐。陳師誓衆。而放禽桀紂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。齊桓南服強楚。使貢周室。北伐山戎。爲燕開路。存亡繼絕。功爲伯首。所謂善戰不敗者也。楚昭王遭闔廬之禍。國滅出亡。父老送之。王曰。父老反矣。何患無君。父老曰。有君如是。其賢也。相與從之。或奔走赴秦。號哭請救。秦人憐之。爲之出兵。昭王返國。所謂善敗不亡者也。

修之於廟堂。而折衝還（音旋）師。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。惡（音烏）用費哉。

大夫曰。匈奴桀黠（音牽。謚法云。賊人多殺曰桀。古人謂桀黠者。謂其凶暴若桀也。）擅恣入塞（音賽）犯厲中國。殺伐郡縣。朔方都尉。甚悖不軌（法也）。宜誅討之日久矣。陛下垂大惠。哀元元之未澹。（古贍字。蔡邕獨斷曰。漢天子正號曰皇帝。自稱曰朕。臣民稱之曰陛下。陛。階也。所由升堂也。天子必有近臣。執兵陳於陛側。以戒不虞。謂之陛下者。羣臣與天子言。不敢指斥天子。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。因卑達尊之意也。上書亦如之。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。殿下閤下執事之屬。皆此類也。元元。庶民也。）不忍暴士大夫於原野。縱然被（音披）堅執銳。有北面復匈奴之志。又欲罷鹽鐵均輸。憂邊用。損武略。無憂邊之心。於其義未便也。

文學曰。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。祭公謀父曰。觀兵。是故周文公之頌曰。載戢干戈。載櫜弓矢。我求懿德。肆于時夏。允王保之。先王之於民也。茂正其德而厚其性。阜其財而利其器。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。使之務利而辟害。懷德而畏威。故能保世以滋大。兵略訓曰。湯之七十里而王者。修德也。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。窮武也。故千里之國。行文德者王。萬乘之國。好用兵者亡。孔子曰。遠人不服。則修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。則安之。今廢道德而任兵革。興師而伐之。屯戍（音絮）而備之。暴兵露師以支久長。轉輸糧食無已。使邊境之士饑寒於外。百姓勞苦於內。立鹽鐵始張利官。以給之。非長策也。故以罷之爲便也。

大夫曰。古之立國家者。開本末之途。通有無之用。市朝以一其求。致士民。聚萬貨。農商工師。各得所欲。交易而退。易曰。通其變。使民不倦。（食貨志曰。自神農之世。斲木爲耜。揉木爲耒。耒耨之利。以教天下。而食足。日中爲市。致天下之民。聚天下之貨。交易而退。各得其所。而貨通。食足。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。黃帝以下。通其變。使民不倦也。）李奇曰。器幣有不便於時。則變更通利之。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。故工不出。則農用乖。商不出。則寶貨絕。農不出。則穀不殖。寶貨

絕則財用匱。呂氏春秋曰。農攻粟。工攻器。貿攻貨。時事不共。是謂大凶。周書曰。農不出。則乏其食。工不出。則乏其事。商不出。則三寶絕。虞不出。則財匱少。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。此四者。民所衣食之原也。原大則饒。原小則鮮。上則富國。下則富家。故鹽鐵均輸。所以通委財而調緩急。罷之不便也。

文學曰。夫道民以德。則民歸厚。示民以利。則民俗薄。俗薄則背義而趨利。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。老子曰。貧國若有餘。非多財也。嗜欲衆而民躁也。釋名曰。躁。燥也。如物燥則飛揚。賈逵曰。躁。擾也。淮南俗訓曰。亂國若盛。治國若虛。亡國若不足。存國若有餘。虛者非無人也。皆守其職也。盛者非多人也。皆儌於末也。有餘者非多財也。欲節事寡也。不足者非無貨也。民躁而費多也。是以王者崇本退末。以禮義坊古防字民。欲實菽粟貨財。市商不通無用之物。工不作無用之器。故商所以通蠻滯。工所以備器械。非治國之本務也。

大夫曰。管子云。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。器械不備也。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。商工不備也。隴蜀之丹漆旄羽。

荊揚之皮革骨象。江南之楩音南梓竹箭。燕
齊之魚鹽旃裘。兗豫之漆絲絺紵。養生送
死之具也。待商而通。待工而成。貨殖傳曰。
林竹穀纑旄玉石。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。
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
璣齒革。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
銅鐵。則千里往山出棊置。皆中國人民
所喜好。謠俗被服飲食。奉生送死之具也。
故待農而食之。虞而出之。工而成之。商而
通之。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。人各任其
能。竭其力。以得所欲。故物賤之徵貴。貴之
徵賤。各勸其業。樂其事。若水之趨下。日夜
無休。時不召而自來。不求而民出之。豈非
自然之驗耶。故聖人作爲舟楫以通川谷。
服牛駕馬以達陵陸。致遠窮深。所以交庶
物而便百姓。易曰。黃帝堯舜。垂衣裳而天
下治。蓋取諸乾坤。刳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舟楫
之利。以濟不通。蓋取諸渙。服牛乘馬。引重
致遠。以利天下。蓋取諸隨。
是以先帝建鐵官以贍古贍字農用。開均輸。
以足民財。鹽鐵均輸。萬民所戴。仰而取給
者。罷之不便也。
文學曰。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。工
商盛而本業荒也。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
財者。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。管子曰。國有十
年之畜而民

足於食。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。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。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其上也。故川源不能實漏巵。山海不能贍古贍字溪壑。氾論曰。雷水足以溢壺榼。江河不能實漏巵。王符曰。山林不能給野火。江海不能實漏巵。是以盤庚萃居。舜藏黃金。殷紀曰。帝盤庚之時。殷已都河北。盤庚渡河南。復居成湯之故居。乃五遷無定處。殷民咨怨。不欲徙。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。昔高后成湯。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。法則可修。舍而弗勉。何以成德。乃遂涉河南。亳行湯之政。然後百姓由寧。殷道復興。諸侯來朝。以其享入於海。稼生於田而藏於倉。聖人見其所生。則知其所歸矣。故舜深藏黃金於蔚巖之山。所以貪鄙之心也。高帝禁商賈音古不得仕宦。所以遏貪鄙之俗。而醇至誠之風也。食貨志曰。秦兼天下。幣爲二等。黃金以溢爲名。上幣。銅錢質如周錢。文曰半兩。重如其文。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。不爲幣。然各隨時而輕重。漢興。以爲秦錢重難用。更令民鑄莢錢黃金一斤。而不軌逐利之民。畜積餘贏以稽市。物騰躍。米至石萬錢。馬至四百金。大下已平。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。重稅租以困辱之。孝惠高后時。爲天下初定。復弛商賈之律。然市井之子孫。亦不得官爲吏。顏師古曰。欲令務農也。排困市井。排斥也。坊古防字塞利門而民猶爲非也。況上之爲利乎。傳去聲曰。諸侯好去聲利。則大夫鄙。大夫鄙。則士貪。士貪。則庶人盜。劉向曰。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

春秋譏之。故天子好利。則諸侯貪。諸侯貪。則大夫鄙。大夫鄙。則庶人盜。上之變下。猶風之靡草也。故爲人君者。明貴德而賤利。以道下。下之爲惡。尚不可止。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。而行入佾。以此化於國人。國人安得不解於義。解於義而縱其欲。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。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害將起。國家將亂云爾。司馬遷曰。余讀孟子書。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。曰。嗟乎。利誠亂之始也。夫子罕言利者。常防其原也。故曰。放於利而行多怨。自天子至於庶人。好利之弊。何以異哉。

是開利孔。爲民罪梯者也。管子曰。利出於一孔者。其國無敵。出二孔者。其兵不詘。出三孔者。不可以舉兵。出四孔者。其國必亡。先王知其然。故塞民之養。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。奪之在君。貧之在君。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。親君若父母。梯階也。詩曰。無拳無勇。職爲亂階。

大夫曰。往者郡國諸侯。各以其物貢輸。往來煩雜。物多苦惡。或不償其費。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。而便遠方之貢。故曰均輸。開委府于京以籠貨物。籠。包舉也。賤即買。貴即賣。是以縣官不失實。如淳曰。縣官。天子也。張晏曰。不敢斥言天子。謂之縣官也。商賈音古無所牟利。如淳曰。牟。取也。故曰平準。平準則民不失職。均輸則民齊勞逸。故平準均輸。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。非開利孔。

爲民罪梯者也。

文學曰。古者之賦稅於民也。因其所工。不求所拙。農人納其獲。女紅（音工）効其功。（食貨志曰。古者民受田。有賦有稅。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。充實府庫賜予之用。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。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。周禮曰。司稼掌巡邦野之稼。而辨種稑之種。周知其民。與其所宜地以爲法。而縣于邑閭。巡野觀稼。以年之上下出斂法。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。而平其興。典婦功。掌婦式之法以授嬪婦。及內人女功之事齎。凡授嬪婦功。及秋獻功。辨其苦良。比其小大而賈之。物書而揭之。以供王及后之用。頒之于內府。）今釋其所責。其所無。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。閒（音諫）者郡國或令（平聲。使令也。）民作布絮。吏留難與之爲市。吏之所入。非獨齊陶之縑。蜀漢之布也。亦民間之所爲耳。而行姦賣平。農民重（平聲）苦。女紅（音工）再稅。未見輸之均也。縣官猥（音委）發。闔門擅市。則萬物並收。萬物並收。則物騰躍。（司馬貞曰。騰躍者。謂物踊貴而價起。有如物之騰躍而起也。）騰躍。則商賈（音古）侔利自市。（行貨曰商。坐販曰賈。）侔利自市。則吏容姦豪。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。輕賈（音古）姦吏。收賤以取貴。未見準之平也。蓋古之均輸。所以

齊勞逸而便貢輸。非以爲(去聲)利而賈(音古)萬物也。

力耕第二

大夫曰。王者塞天財。禁關市。執準守時。以輕重御民。豐年歲登。則儲積以備乏絕。凶年惡歲。則行幣物。流有餘而調不足也。昔禹水湯旱。百姓匱乏。或相假以接衣食。禹以歷山之金。湯以嚴山之銅。鑄(音注)幣以贍其民。而天下稱仁。往者財用不足。戰士或不得祿。而山東被災。齊趙大饑(穀梁傳曰。五穀不升爲饑。大)。賴均輸之蓄。倉廩之積。戰士以奉。饑民以賑。故均輸之物。府庫之財。非所以賈(音古)萬民。而專奉兵師之用。亦所以賑困乏。而備水旱之災也。

文學曰。古者十一而稅。澤梁以時入而無禁。黎民咸被南畝而不失其務。(韓嬰曰。王者之等賦正事。田野什一。關市譏而不征。山林澤梁以時入而不禁。相地而正壤。理道而致貢。萬物羣來。無有流滯以相通移。近者不隱其能。遠者不疾其勞。雖幽閒僻陋之國。莫不趨使而安樂之矣。

是之謂王者之等賦正事。詩曰。敷政優優。百祿是遒。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蓄。九年耕有三年之蓄。此禹湯所以備水旱而安百姓也。王制曰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。無六年之蓄曰急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。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。以三十年之通。雖有凶旱水溢。民無菜色。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。周書曰。有十年之積者王。有五年之積者霸。無一年之積者亡。主術訓曰。夫天地之大計。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。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。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。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。雖泠旱災害之殃。民莫困窮流亡也。故國無九年之儲。謂之不足。無六年之積。謂之閔急。無三年之蓄。謂之窮乏。故有仁君明王。其取下有節。自養有度。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飢寒之患矣。若彼貪主暴君。[illegible]於其下。侵漁其民。以適無窮之欲。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。草萊不闢田疇不治。雖擅山海之財。通百味之利。猶不能澹古贍字也。是以古者尚力務本而種樹繁。躬耕趣時而衣食足。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。梁簡文帝曰。九年之水。不傷堯政。七載之旱。無累湯朝。故衣食者民之本。稼穡者民之務也。二者修。則國富而民安也。晁錯曰。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。非能耕而食之。織而衣之也。爲開其資財之道也。民貧則姦邪生。貧生於不足。不足生於不農。方今之務。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。詩云。百室盈止。婦子寧止也。

大夫曰。賢聖治家非一室。富國非一道。昔管仲以權譎伯。音霸而范氏以強大亡。管仲傳曰。管仲夷吾者。潁上人也。少時常與鮑叔牙游。鮑叔知其賢。管仲貧困。常欺鮑叔。鮑叔終善遇之。不以為言。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。管仲事公子糾。及小白立為桓公。公子糾死。管仲囚焉。鮑叔遂進管仲。管仲既用。任政於齊。齊桓公以霸。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。管仲之謀也。晉世家曰。定公十五年。趙鞅使鄔郝大夫午不信。欲殺午。午中行氏。二子奔齊。出公十七年。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。使治家養生必於農。則舜不耕者讓畔。河濱漁者爭壇。舜往耕焉。年。而漁者讓長。東夷之陶者苦窳。舜往陶焉。期年。而器以牢。殷紀曰。伊尹名阿衡。阿衡欲干湯而無由。乃為有莘氏媵臣。負鼎俎。以滋味說湯。致于王道。故善為國者。天下之輕我重。以末易其本。以虛蕩其實。今山澤之財。均輸之藏。所以御輕重而役諸侯也。汝漢之金。纖微之貢。所以誘外國而釣羌胡之寶也。夫音扶中國一端之縵音漫繒之

無文者也。得匈奴累金之物。而損敵國之用。是以驘音騾驢音離馲音宅駞音佗銜尾入塞。音賽。驘驢種而馬生也。馲駞。古本作橐佗。言能負橐囊而佗物也。驒音馱騱音奚騵音元馬。盡爲我畜。驒騱古本作驒奚。駏驉類也。鼲音渾鼦音貂狐貉。采旃音氊文罽。音計充於內府。而璧玉珊瑚瑠璃。咸爲國之寶。是則外國之物內流。而利不外泄也。異物內流。則國用饒。利不外泄。則民用給矣。詩曰。百室盈止。婦子寧止。文學曰。古者商通物而不豫。工致牢而不僞。故君子耕稼佃漁。其實一也。商則長音掌詐。工則致罵。內懷闚音窺閽音于而心不怍。闚閽。私視也。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。昔桀女樂充宮室。文繡衣裳。故伊尹高逝遊亳。音薄而女樂終廢其國。管子曰。昔者桀之時。女樂三萬人。端譟晨樂。聞於三衢。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。伊尹以亳之游。女工文繡。纂紐一純。得粟百鍾於桀之國。夫桀之國。天子之國也。桀無天下憂。飾婦女鍾鼓之樂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。此之謂來天下之財。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。湯有七十里之亳而用有餘。天非獨爲湯雨菽粟。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。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。通於高下徐疾之筴。坐起之費時也。今驘音騾驢音離之用。不

中去聲牛馬之功。鼲音渾鼢音貂旃音氈罽音計不益錦綈音提之實。綈厚繒也。美玉珊瑚。出於昆山。珠璣犀象。出於桂林。此距違也漢萬有餘里。計耕桑之功。資財之費。是一物而售音受百倍。其價一也。一挹而中去聲萬鍾之粟也。中當也。夫上好去聲珍怪。則淫服下流。貴遠方之物。則貨財外充。是以王者不珍無用以節其民。不愛奇貨以富其國。故理民之道。在於節用尚本。分土井田而已。韓嬰曰。古者八家而井田。方里爲一井。廣三百步。長三百步爲一里。其田九百

廣一步。長一步。爲一畝。廣百步。長百步。爲百畝。八家爲鄰。家得百畝。餘夫各得二十五畝。家爲公田十畝。餘二十畝。共爲廬舍。各得二畝半。八家相保。出入更守。疾病相憂。患難相救。有無相貸。飲食相召。嫁聚相謀。漁獵分得。仁恩施行。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。詩曰。中田有廬。疆場有瓜。今或不然。令民相伍。有罪相伺。有刑相舉。使構造怨仇。而民相殘。傷和睦之心。賊仁恩。害士化。所和者寡。欲敗者多。於仁道泯焉。詩曰。其何能淑。載胥及溺。

大夫曰。自京師東西南北。歷山川。經郡國。諸殷富大都。無非街衢五通。商賈音古之所臻。萬物之所殖者。故聖人因天時。知去聲者因地財。上士取諸人。中士勞其形。長沮桀

溺。無百金之積。蹠音隻蹻音脚之徒。無猗頓之富。長沮。桀溺。二人。楚隱者。南華經曰。柳下惠之弟。名曰盜蹠。盜蹠從卒九千人。橫行天下。侵暴諸侯。穴室樞戶。驅人牛馬。取人婦女。貪得忘親。不顧父母兄弟。不祭先祖。所過之邑。大國守城。小國入保。萬民苦之。史記正義曰。按蹠者。黃帝時大盜之名。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。故世放古號之盜蹠。許慎曰。莊蹻。楚威王之將軍。能大爲盜也。貨殖傳曰。猗頓用鹽鹽起。與王者埒富。孔叢子曰。猗頓。魯之窮士也。耕則常飢。桑則常寒。聞朱公富。往而問術焉。朱公告之曰。子欲速富。當畜五牸。於是乃適兩河。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。十年之間。其息不可計。貲擬王公。馳名天下。以興富於猗氏。故曰猗頓。宛周齊魯商徧天下。故乃賈音古之富。或累萬金。追利乘羨之所致也。羨。餉也。富國何必用本農。足民何必井田也。

文學曰。洪水滔天。而有禹之績。本經訓曰。舜之時。共工振滔鴻水。以薄空桑。龍門未開。呂梁未發。江淮通流。四海溟涬。民皆上丘陵。及樹木。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。闢伊闕。導廛澗。平通溝陸。流注東海。鴻水漏。九州乾。萬民皆寧其性。千金書曰。古龍門未開。呂梁未發。河出孟門。大溢逆流。名曰洪水。禹乃決流疏河。爲彭澧之漳。所活者千八百國。此禹之功也。河水泛溢而有宣房之功。河渠書曰。漢武元光中。河決瓠子。後二十餘歲。歲因以數不登。而梁楚之地尤甚。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。其明年旱乾。封少雨。天子乃使汲仁郭昌。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。於是天子已

用事萬里沙。則還自臨決河。沉白馬玉璧于河。令羣臣從宮。自將軍以下。皆負薪致決河。是時東流郡燒草。以故薪柴少。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捷。天子既臨河決。悼功之不成。乃作瓠子之歌。於是卒塞瓠子。築宮其上。名曰宣房宮。而導河北行。二渠復禹舊跡。而梁楚之地復寧。無水災。

商紂暴虐而有孟津古作盟津**之謀**。覽冥訓曰。武王伐紂。渡于孟津。陽侯之波。逆流而擊。疾風晦冥。人馬不相見。於是武王左操黃鉞。右秉白旄。瞋目而撝之曰。余任天下。誰敢害吾意者。於是風濟而波罷。樂稽耀嘉曰。武王承命興師。誅于商。萬國咸喜。軍渡孟津。前歌後舞。克殷之後。民乃大安。家給人足。酌酒鬱搖。

天下煩擾而有乘羨之富。夫音扶**上古至治。民樸而貴本。安愉而寡求。**愉樂也**當此之時。道路平行。市朝**音潮**生草。**本經訓曰。振困窮。補不足。則名生。興利除害。伐亂禁暴。則功成。世無災害。雖神無所施其德。上下和輯。雖賢無所立其功。

故耕不強者。無以充虛。織不強者。無以掩形。雖以湊音輳**會之要。陶室之術。無所施其巧。**齊俗訓曰。神農之法曰。丈夫丁壯而不耕。天下有受其飢者。婦人當年而不織。天下有受其寒者。故身自耕。妻親織。以爲天下先。其導民也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不器無用之物。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。其織不強者。無以掩形。有餘不足。各歸其身。衣食饒溢。姦邪不生。安樂無事。而天下均平。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。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。公孫鞅曰。神農之世。公耕而食。婦織而衣。刑政不用而治。甲兵不起而王。韓嬰曰。四體不掩。則鮮仁人。五藏空虛。則無立士。故先王之

法。天子親耕。后妃親蠶。先天下憂衣與食也。自古及今。不施而得報。不勞而有功者。未之有也。主術訓曰。耕之爲事也。勞。織之爲事也。勞。憂民之事而民不舍者。知其可以衣食也。人之情不能無衣食。衣食之道。必始於耕織。萬民之所能見也。物之若耕織者。始初甚勞。終必利也。

通有第三

大夫曰。燕之涿音卓薊。音計趙之邯音寒鄲。音單魏宛丘。鄭之陽翟。二周之三川。富冠。去聲海內。皆爲天下名都。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。去聲之溫軹。音止韓之滎。音螢陽。齊之臨淄。音緇。楚之其地者也。居五諸侯之衝。跨街衝之路。故物豐者民行。宅近市者家富。富在術數。不在勞身。利在勢居。不在力耕也。貨殖傳曰。夫用貧求富。農不如工。工不如商。刺繡文。不如倚市門。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。

文學曰。荊揚南有桂林之饒。內有江湖之利。左陵陽之金。右蜀漢之材。伐木而樹穀。燔萊而播粟。火耕而水耨。地廣而饒材。然後吾音紫厥音庶偷生。徐廣曰。此厥苟且墮賴之謂也。應劭曰。此。弱也。音灼曰。厥。病也。好衣甘食。雖白屋草廬。歌謳鼓琴。日給月單。通作

殫。盡也。竭也。朝歌暮戚。趙中山帶連屬也。大河。纂集也。四通神衢。當天下之蹊。商賈音古錯於路。諸侯交於道。然民淫好去聲末。侈靡而不務本。田疇不修。男女矜飾。家無斗筲。鳴琴在室。是以楚趙之民。均貧而寡富。宋衛韓梁。好去聲本稼穡。編戶齊民。無不家衍人給。顏師古曰。編。列次也。編戶。列名籍爲庶人也。如淳曰。齊。等也。無有貴賤。謂之齊民。若今言平民也。故利在自惜。不在勢居街衢。富在儉力趣時。不在歲司羽鳩也。左傳曰。魯昭公十七年秋。郯子來朝。公與之宴。昭子問焉。曰。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。郯子曰。吾祖也。我知之。昔者黃帝氏以雲紀。故爲雲師而雲名。炎帝氏以火紀。故爲火師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紀。故爲水師而水名。大皞氏以龍紀。故爲龍師而龍名。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。鳳鳥適至。故紀於鳥而鳥名。鳳鳥氏。歷正也。玄鳥氏。司分者也。伯趙氏。司至者也。青鳥氏。司啓者也。丹鳥氏。司閉者也。祝鳩氏。司徒也。鴡鳩氏。司馬也。鳲鳩氏。司空也。爽鳩氏。司寇也。鶻鳩氏。司事也。五鳩鳩民者心。五雉爲五工正。利器用。正度量。夷民者也。九扈爲九農正。扈民無淫者也。自顓頊以來。不能紀遠。乃紀於近。爲民師而命以民事。則不能故也。

大夫曰。五行東方木。而丹章有金銅之山。南方火。而交趾有大海之川。西方金。而蜀

隴有名材之林。北方水而幽都有積沙之地。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也。今吳越之竹。隋唐之材。不可勝（音升）用。而曹衛梁宋。采棺轉尸。江湖之魚。萊黃之鮐（音台）不可勝（音升）食。而鄒魯周韓。藜藿蔬食。天下之利無不澹（古贍字）而山海之貨無不富也。然百姓匱乏。財用不足。多寡不調（調。和也。）而天下財不散也。

文學曰。古者采椽不斲（音卓）茅屋不翦。衣（去聲）布褐。飯（上聲）土硎（音刑。韓非子曰。堯之有天下也。堂高三尺。采椽不斲。茅茨不翦。雖逆旅之宿。不勤於此矣。冬日鹿裘。夏日葛裘。粢糲之食。藜藿之羹。飯土匭。啜土鉶。雖監門之養。不觳於此矣。精神訓曰。高臺層榭。人之所麗也。而堯樸桷不斲。素題不枅。珍怪奇異。人之所美也。而堯糲粢之飯。藜藿之羹。文繡狐白。人之所好也。而堯布衣掩形。鹿裘禦寒。俶眞訓曰。夫聖人量腹而食。度形而衣。節於已而已。貪汚之心。奚由生哉。故能有天下者。必無以天下爲也。）鑄（音注）金爲鉏（音鋤）埏（音言）埴（音植）爲器。工不造奇巧。世不寶不可衣食之物。（晁錯曰。夫珠玉金銀。飢不可食。寒不可衣。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。）各安其居。樂（音洛）其俗。甘其食。便其器。是以遠方之物不交。而昆

山之玉不至。今世俗壞而競於淫靡。女極纖微。工極技巧。雕素樸而尚珍恠。鑽山石而求金銀。沒深淵求珠璣。設機陷求犀象。張網羅求翡翠。求蠻貊之物以眩中國。目無常主曰眩。亂也。徙卬渠容切筰音作之貨。致之東海。交萬里之財。曠日費功。無益於用。是以褐衣匹婦。勞罷音疲力屈。而衣食不足也。故王者禁溢利。節漏費。溢利禁則反本。漏費節則民用給。是以生無乏資。死無轉尸也。轉。棄也。詮言訓曰。爲治之本。務在於安民。安民之本。在於足用。足用之本。在於勿奪時。勿奪時之本。在於省事。省事之本。在於節欲。節欲之本。在於反性。反性之本。在於去載。主術訓曰。食者。民之本也。民者。國之本也。國者。君之本也。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。下盡地財。中用人力。是以羣生遂長。五穀蕃殖。教民養育六畜。以時種樹。務修田疇。滋殖桑麻。肥墝高下。各因其宜。丘陵阪險。不生五穀者。以樹竹木。春伐枯槁。夏取果蓏。秋畜疏食。冬伐薪以爲民資。是故生無乏用。死無轉尸。

大夫曰。古者宮室有度。輿服以庸。采椽茅茨。非先王之制也。君子節奢刺儉。儉則固。昔季文子相去聲魯。妻不衣去聲帛。馬不秣粟。魯世家曰。季文子卒。家無衣帛之妾。廐無食粟之馬。府無金玉。以相三君。君子曰。季

文子廉忠矣。說苑反質篇曰。季文子相魯。妾不衣帛。馬不食粟。仲孫他諫曰。子爲魯上卿。妾不衣帛。馬不食粟。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。文子曰。然乎。吾觀國人之父毋。衣麁食蔬。吾是以不敢。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。不聞以妾與馬。夫德者。得於我又得於彼。故可行。若淫於奢侈。沉於文章。不能自反。何以守國。仲孫他慙而退。

孔子曰。不可大儉極下。此蟋蟀所爲作也。蟋蟀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。故作是詩以閔之。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。管子曰不飾公室則材木不可勝用。音升不充庖廚。則禽獸不損其壽。無味利則本業所出。無黼音甫黻音弗則女紅音三不施。故工商梓匠。邦國之用。器械之備也。自古有之。非獨於此弦高飯上聲牛於周。人間訓曰。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。過周以東。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。師行數千里。數絕諸侯之地。其勢必襲鄭。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。今示以知其情。必不敢進。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。三率相與謀曰。凡襲人者。以爲弗知也。今已知之矣。守備必固。進必無功。乃還師而反。晉先軫舉兵擊之。大破之殽。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。弦高辭之曰。誕而得賞。則鄭國之信廢矣。爲國而無信。是俗敗也。賞一人敗國俗。仁者弗爲也。以不信得厚賞。義者弗爲也。遂以其屬徙東夷。終身不反。五羖賃車入秦。臣術篇曰。秦穆公使賈人載鹽。徵諸賈人。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。使將車之秦。秦穆公觀鹽。見百

里奚牛肥。曰。任重道遠以險。而牛何以肥也。對曰。臣飲食以時。使之不以暴。有險先後之以身。是以肥也。穆公知其君子也。令有司具沐浴焉。衣冠與坐。公大悅。異日與公孫支論政。公孫支大不寧曰。君耳目聰明。思慮審察。君其得聖人乎。公曰然。吾悅夫奚之言。彼類聖人。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。曰。君得社稷之聖臣。敢賀社稷之福。公不辭。再拜而受。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。秦國處僻。民陋以愚。無知危亡之本也。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。請以讓之。公不許。公孫支曰。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。君之祿也。臣見賢而讓之。臣之祿也。今君既得其祿矣。而使臣失祿。可乎。請終致之。公不許。公孫支曰。臣不肖而處亡位。是君失倫也。不肖失倫。臣之過。進賢而退不肖。君之明也。今臣處位。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。臣將逃。公乃受之。故百里奚爲上卿以制之。公孫支爲次卿以佐之也。

公輸子以規矩。公輸子。名班。魯之巧人。作雲梯之械以攻宋者。規者。所以圓萬物者也。矩者。所以方萬物者也。

歐冶以鎔鑄。音注。吳越春秋曰。越王允常。聘歐冶子作名劍五枚。一曰純鈎。二曰湛盧。三曰豪曹。四曰魚腸。五曰巨闕。秦客薛燭善相劍。越王取豪曹巨闕魚腸等示之。薛燭皆曰。非寶劍也。取純鈎示之。薛燭曰。光乎如屈陽之華。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。觀其文如列星之行。觀其光如水之溢塘。其文色渙渙。如氷將釋。見日之光。此純鈎也。取湛盧示之。薛燭曰。銜金鐵之英。吐銀錫之精。寄氣託靈。有遊出之神。服此劍可以折衝伐敵。人君有逆謀則去之。他日允常。乃以湛盧獻吳。吳公子光弒吳王僚。湛盧去如楚。

語曰。百工居肆以成其事。

農商交易以利本末。山居澤處。蓬蒿墝（音敲）埆（音慤）財物流通。有以均之。是以多者不獨衍。少者不獨饉。（韓嬰曰。聖人刳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以通四方之物。使澤人足乎木。山人足乎魚。餘衍之財有所流。故豐膏不獨樂。磽确不獨苦。雖遭凶年飢歲。禹湯之水旱。而民無凍餓之色。故生不乏用。死不轉尸。）若各居其處。食其食。則是橘柚不鬻（音祝。衒鬻。賣也。）胊（音劬）鹵（音魯）之鹽不出。旃（音氊）罽（音計）不市。而吳唐之材不用也。

文學曰。孟子云。不違農時。穀不可勝（音升）食。蠶麻以時。布帛不可勝（音升）衣也。斧斤以時入。材木不可勝（音升）用。佃漁以時。魚肉不可勝（音升）食。

周書曰。文王受命之九年。時維暮春。在鄗。謂太子發曰。吾語汝所保所守。守之哉。厚德廣惠。忠信愛人。君子之行。不爲驕侈。不爲靡泰。不淫於美。括柱茅茨爲愛費。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。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。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。畋漁以時。童不夭胎。馬不馳騖。土不失宜。土可犯。材可蓄。潤濕不穀。樹之竹葦莞蒲。礫石不可穀。樹之葛木。以爲絺綌。以爲材用。故凡天地之間。聖人裁之並爲民利。是魚鼈歸其泉。鳥歸其林。孤寡辛苦。咸賴其生。山以遂其材。工匠以爲其器。百物以平其利。商賈以通其貨。工不失其務。農不失其時。是謂和德。主術訓曰。先王之法。畋不掩羣。不取麛夭。不蒸澤而

漁。不焚林而獵。豺未祭獸。罝罦不得布於野。獺未祭魚。網罟不得入於水。鷹隼未摯。羅網不得張於谿谷。草木未落。斧斤不得入山林。昆蟲未蟄。不得以火燒田。孕育不得殺。鷇卵不得探。魚不長尺不得取。彘不期年不得食。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。禽獸歸之若流原。飛鳥歸之若煙雲。有所以致之也。雍季曰。焚林而田。得獸雖多。而明年無復也。乾澤而漁。得魚雖多。而明年無復也。

若則飾宮室。增臺榭。梓匠斲（音卓）巨爲小。以圓爲方。上成雲氣。下成山林。則材木不足用也。男子去本爲末。雖雕文刻鏤（音陋）以象禽獸。窮物究變。則穀不足食也。婦女飾微治細以成文章。極技盡巧。則絲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殺胎卵。煎炙齊（去聲）和（去聲）。窮極五味。則魚肉不足食也。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。材木不勝。患僭侈之無窮也。非患無旃（音氈）罽（音計）橘柚。患無狹廬糟糠也。

鹽鐵論卷之一